

如果公共交通、管理手段、道路规划等交通服务跟不上,因开征拥堵费而暂时缓解的交通压力,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报复性反弹,对交通管理者而言,那必将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

伦敦拥堵费越收越堵的启示

伦敦市长利文斯通5年前开始推行车辆拥堵费征收方案,已经收取了8亿英镑的费用,但现在交通状况却毫无改善。目前平均每行进1公里要等待2.27分钟,而在2003年2月,也只要2.3分钟。行政费用花掉了拥堵费收入的一大部分,用于改善公共交通系统的费用却被削减。这种状况有可能影响英国政府向其他10个城市推行类似计划的决策。

近一段时间,国内很多城市都有开征拥堵费的传闻。此前,舆论对开征拥堵费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公共交通不发达、交通管理不先进、交通道路规划不合理等开征拥堵费的前提条件不具备问题上。关于开征拥堵费本身是否有效的问题,探讨得并不多;相

反,交通管理部门普遍认为:“收拥堵费在国际上是一项行之有效的交通管理举措”。

这个时候,“伦敦收拥堵费越收越堵”的先行经验不啻为一种警醒,它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收拥堵费并非解决交通拥堵的灵丹妙药!不仅拥堵费的开征需要满足一系列的前提条件以确保其合法性,运行同样需要设置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其有效性。

这些制度安排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所有拥堵费的收入都必须用于公共交通项目。很显然,伦敦没能做到这一点。伦敦用于拥堵费行政管理的支出去年上升到1.6亿英镑,而用于巴士和交通流量改进的资金不足1000万英镑。有人指责,对利文斯通的官僚系统来说,伦敦的驾驶者似乎成了摇钱树。

国内那些急于开征拥堵费的城市管理者,有必要就此反问自身:我们是否建立好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能够有效地控制征收成本,使拥堵费不至于沦为“养人费”?事实上,这很令人担忧。比如开征不过一年多的交强险,审计结果表明,其经营费用已经超过了赔款费用。

这些制度安排中同样重要的另一条,是确保因开征拥堵费而增加的公交便利,大于减少私家车使用而增加的交通不便。伦敦开征拥堵费后第一年的效果是令人鼓舞的,为何越到后面越不行?因为公交便利的增长速度没有跟上公众出行的需要,以至减少使用私家车所增加的出行成本要远大于缴纳的拥堵费本身。中国青年报(舒圣祥)

丽江伤人导游患旅行性精神病

昆明日报 震惊全国的吉林导游徐敏超丽江杀人案在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时,徐敏超是否有精神病成为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庭审中,辩护律师当庭提交书面申请,要求法庭对徐敏超重新进行精神病鉴定。前日记者获悉,法院委托权威机构对徐敏超进行了重新鉴定,鉴定结论显示其患有旅行性精神病。据悉,本周四,丽江中院将继续开庭审理此案。

今年4月1日16时许,徐敏超带领由吉林市雾凇旅行社组团的“夕阳红”旅游团队一行40人到丽江旅游,因昆明导游彭某(地陪)改变行程领客人进古城四方街,途中客人走散,徐敏超与彭某发生争执。随后持刀沿途刺伤游客及路人19人。

【旅行性精神病】

旅行性精神病是旅行者在旅途中常见的一种突发性精神障碍。近年来,在我国铁路列车旅客中常见此病报道,并导致恶性人身伤亡事故的发生明显增加。

旅行性精神障碍症状多样,严重程度不一,一般有以下特征:(1)发病较急,持续时间短暂,可以获完全缓解;(2)基本症状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理解力和判断力降低,缺乏理智、表现幼稚、行为接近原始本能反应,事后遗忘或部分遗忘等;(3)被害妄想是旅行性精神障碍最突出和常见的症状;(4)旅行性精神障碍者还表现出精神运动性兴奋或焦虑,如言语、动作增多,失笑,大叫,到处游走,莫名其妙地紧张,大祸临头感,坐卧不安等。

旅行性精神障碍是一种短暂性精神疾病,一般无需特别治疗即可恢复,平均康复时间为8小时。

一时间,一篇题为“一个人的百年”的文章四海传诵,因为它的作者以一种“非正常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跳楼自杀,更因为这位作者余虹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时间定格在2007年12月5日13时,余虹在其居住的四季青桥世纪城小区10楼一跃而下,“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发布公告:“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并非没有征兆

12月8日,当记者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文科楼),这里已经布置起纪念堂,121室,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会议室如今菊花绽放,黄的、白的,弟子亲友、他供职过的院校敬献的花篮、花圈摆满四周。

纪念堂里,余教授的一个博士生对记者说,其实并不是没有征兆,“之前他两次叫我上博客读那篇《一个人的百年》。”这位学生认为,这是为师向得意弟子发送的信号,而他竟没有觉察出来。

9月13日,余虹亲自将这篇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其中一段话被后来的纪念文章广为引用:“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苟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



『决不亏待』
图/News cartoon

作者 戴继斌

文汇报 经过阿房宫考古队5年多的艰苦工作,秦阿房宫遗址考古与部分试掘工作已基本完成,在135平方公里范围内没发现与阿房宫前殿同时期的秦代建筑遗址,确定了未建成的秦阿房宫的范围与现存的阿房宫前殿遗址的范围是一致的,即阿房

红烧土遗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阿房宫考古队队长李毓芳说,至2007年11月底,阿房宫考古队在阿房宫前殿遗址之外进行了认真、艰苦、细致的考古工作,结果表明这些遗址或是战国时期秦国所修建的上

考古队日前勘探发现——

项羽火烧阿房宫是历史误传

宫前殿遗址就是未建成的阿房宫。

自2002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成立阿房宫考古队以来,考古人员首先对阿房宫前殿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勘探与部分发掘工作,发现这是一座未修建完全的大型夯土台基,其上未发现秦代宫殿建筑,也没有发现

林苑建筑,或是汉代上林苑的建筑,没有发现任何与阿房宫同时代的建筑遗迹。

李毓芳表示,现在看来,因为阿房宫没有建成,连前殿都没有建成,项羽也就没有必要渡过渭河来放火烧一个没有宫殿建筑的夯土台子,所以传说认为项羽烧了阿房宫是错误的。

人大教授余虹坠楼自杀 他的翅膀太沉重,飞向了大地

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无法公开的遗书

12月9日晚10点,记者在人大校园内的迦南美地咖啡屋等一个人。她是一名对余虹充满仰慕之情的中文系研究生,又因听过余虹的课,所以被同学推荐给记者采访。“可能我讲述的是别人无法提供的视角”,“让人不要执迷于一位‘博导自杀’的耸人听闻的干瘪的新闻标题中,去胡乱臆测这里面的八卦故事”。她不愿意透露姓名。她说同学告诉她,余虹老师留下了一封遗书,里面说他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封遗书是警察在逝者身上发现的。遗书是留给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的。杨慧林委婉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并告知遗书不能对外公开,因为里面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存款、汽车和房产怎么处理。

消息传出,人们便纷纷猜测逝者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媒体报道出各种版本,有的说死于抑郁症,有的说死于对终极归宿的哲学思考。

余虹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余虹在暨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他的前妻割腕自杀,他于是赶回四川在抢救

过来的老婆床前伺候了半个月。这段个人生活在当时的暨大中文系被炒得沸沸扬扬。其后,余虹再婚,然后又离异,如今前妻在一所大学教书,儿子又留学美国,而余虹的父亲早年去世,其母已年届70岁,目前居住在成都,他便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工作。学生们感叹说,老师的心灵台阶几乎没有人打扫,它太需要呵护了。余虹的一位生前好友便对记者说:“他是死于绝望,对自己的绝望,心灵的绝望。”

完美主义者的悲剧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展现在学生和亲友面前的总是微笑和热情。“余虹教授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记者询问余虹生前好友、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陶东风。陶答:“开朗、乐意帮助别人,是一个非常纯净的人。”

对于余虹的死因,陶这样分析:这个世界、这个俗世以及我们自己,本质上不可能完美。彻底“战胜”这种不完美的唯一手段就是离开它的寄生地,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想这或许是余虹选择离开世界、抛弃生命(因为任何生命都不可能不附属于有瑕疵的物质世界和身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种选择绝非他的初衷,他曾经苦苦挣扎,但最后绝望了,只好离开这个世界,去天国实现他

鄂西岩崩发生前几秒

农妇拼死拦车 救了80人

三峡晚报 湖北省长阳县榔坪镇至清江水布垭电站公路岩崩事故抢险正在有序进行。昨天,该路段已恢复通行,积压车辆全部疏通,岩崩现场和抢险施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长阳县交通局局长李永清说,未来两天,施工队伍继续清理公路两旁剩余的400多立方米土石。预计318国道近日将恢复通行。

记者了解到,岩崩发生前一刻,恰好有两辆卧铺客车经过该路段,所幸当地农妇方玉明和妹夫黄胜波及时拦下大客车,才使两车80名乘客死里逃生。

死里逃生:农妇拦下两辆大客车

“车上司机下来看清岩崩情景后,只差给我大女儿跪下来磕头了。两辆大客车,七八十条人命啊!”在湖北长阳岩崩发生前一刻,及时拦下两辆过路客车,使其免遭灭顶之灾的当地农妇方玉明的父亲对记者感慨。

10日上午11时许,在方老汉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了他的大女儿——方玉明。面对记者,衣着朴素的方玉明略带羞涩,一边用手搓着衣角,一边轻轻说了句:“其实,这点小事,没什么。”

惊险一刻:10米外岩石坍塌

方玉明和二妹夫黄胜波在榔水公路旁开了一个加水站,给过往的车辆加水,地点就在发生岩崩的山体右侧50米左右。10日零时许,方玉明正在给一辆运鱼车加水,突然听到旁边的山体发出怪异的声音。“不好!恐怕山要塌了!”她脑中刚刚闪过这一念头,便看到一辆客车从水布垭方向往加水站急驰而来。方玉明立即丢下水管跑向公路,边跑边向客车司机挥动手臂。

司机最初可能以为方玉明挥手是让其停车加水,所以经过加水站时没有停车。方玉明急了,和黄胜波一道拼命追赶客车,并大声向司机呼喊:“山要塌了,快停下!”“客车终于停下了,司机下车面对方玉明二人莫名其妙。此时,岩崩在10米外发生了。岩石在巨大的轰鸣中坍塌下来,瞬间覆盖了数十米长的路面。以当时客车车速来看,再迟两秒钟,车上所有人将全部被这块大石压成肉泥。

此时,又一辆大客渝AN1355开了过来。来不及害怕,来不及思考,方玉明又转身冲向路中,拦下了第二辆大客。在她身后,刚刚发生岩崩的山体再次崩塌了。

事后了解,方玉明拦下的第一辆卧铺客车由恩施开往武汉,车上满载乘客,初步统计约为43人。第二辆卧铺客车渝AN1355则是由重庆开县发往上海,连司机刘守安在内,共有37人,其中有4名儿童,最大的3岁,最小的才1岁左右。

刘守安事后谈及当时的惊魂情景仍然心有余悸,若不是方玉明挺身拦下,数秒内一车人将被第二次岩崩的山体埋个严严实实。

的唯美主义理想。

“许多学者自杀是因为那个动荡与压抑的时代,许多诗人自杀与思想的无法表达与现实物质生活的不尽如人意多少有着关联。但是一个学者、一个国内多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重点学科文艺学带头人,有着我们这样世俗社会所梦寐以求的光环与文化资本符号的学者,在今天意外的个体事件,不得不使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大学语境重新作出自我反思。我宁可相信余先生生前的自我行为与整个时代无关,与我们的命运无关,与我们所在的大学体制无关。”正如陶东风所言,唯美主义者太累了。余虹的翅膀太沉重,他飞向了大地。

新民周刊 (陈统奎)

(更多内容请看最新一期《新民周刊》)

